



细嚼日子

□张金刚 文/图

日子，就是生活，而我更喜欢“日子”这一叫法。一日接一日，一日又一日，穿起来就是岁月。过好这一日，想着后一日，细嚼日子，生活才有滋味。

夏忙。父亲会先行在金黄的麦田里走上一遭，挑高垂头的麦穗，一根根连秆儿掐下，抱在怀中一颠一颠地，应和着父亲脸上淌下的汗道、绽出的笑纹。这些粒大饱满的麦穗，脱粒、挑拣、

晾晒、储藏，做来年的麦种，企盼延续丰收的年景。

秋收。红薯是那种长条的，更适合做种薯。窖藏一冬，趁着春暖育秧。一块种薯生出数根数茬秧苗，扦插入田，更待秋来收获。玉米、高粱、豆子、芝麻……都要留种；就连鸡冠花、牵牛花、凤仙花也要采籽保存，等明年来种。

粮满仓，菜满篮，花满院，

福满堂，这是向往的日子，也是细细过出来的日子。想着一粒种子被精心选，又在季节里悄悄等、慢慢长，四时往复，繁衍不息，满满的都是希望。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可勤俭持家的老传统不能忘。

曾经，一把铁锹用成薄片，一把镰刀用成月牙，一把扫帚用成秃子，都司空见惯。更有甚者，家里打酱油、装白糖、盛盐、放油、腌菜的瓶瓶罐罐都是我年纪还大的“老古董”。并非换不起，只是能用，用着顺手，何必花那钱。

我家那件用了两代的长条几案，红漆已斑驳，可案面却被母亲擦得一尘不染。搬家时，父亲打算找个买家卖了，母亲不让，说是有了感情；我也不让，即便不用，也是个念想，那木纹里满是细碎的光阴。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几案上祭祖的供品、老式的电视、摆放的碗筷、读过的书本……一时，泪眼模糊。

父亲有个工具箱，放着凿、铍、刨、锯、墨斗等工具。我家

睡的床、用的柜、坐的凳，都是父亲叮叮当当伐树、锯板，亲手做的，虽算不上美观，可结实耐用，还省钱。还有数根铁鳌头，父亲自豪地说：“旧房打地基用的石块，都是我用这鳌头一锤一锤刻出来的。”母亲有个针线筐，放着针线、顶针、剪刀、布头儿之类。看着它，就看到了母亲在灯下缝衣服、缝被褥、纳鞋底、做布鞋、拼座垫、剪窗花的身影。如今，父亲摆弄不动木头了，母亲戴上老花镜也纫不上针了，而我却愈发将这工具箱、针线筐视若珍宝。

那时，常有修补匠串村游走。铝壶底破了，有换底的，换过的底凸出一些，还可多装些水；剪刀菜刀钝了，有磨剪刀戛菜刀的，磨石一磨，砂轮一打，又可锋利如初；房顶漏雨，有补瓦片、烫房顶、修裂缝的，房顶忙活一阵儿，下雨就不用大盆小

盆接水了；就连碗、缸破了，还有铜碗、钉大缸的能给补好……

那日，运动鞋破了个小洞，妻子劝我买双新的。我思虑再三，又走进了那家小修鞋店。大爷一边一丝不苟地修补，一边慢条斯理地感叹：“干了二十来年，不打算干了，修鞋的越来越少。”我在城里安家小二十年，他一直在这，因为人热情手艺好招了不少回头客，可仍无法改变日渐萧条的困境。

我惋惜地说：“也是。不过，还是有人需要修鞋呀，比如我。”大爷乐了：“对呀。有人需要，我就开着？”我应和：“开着！”他笃定：“开着！我图个乐子，也让别人图个方便！”

日子需要品着过，有时还要“抠”着过，懂得珍惜，才能拥有。细嚼日子，日子终会眷顾于己，不经意间过成了诗，过出了“嚼头”。

去白塔下找“翠翠”

□李庆林

沈从文乡土气息浓郁的小说《边城》故事的所在地茶峒，实际上是离凤凰县不远的的一个汉族人居多的小乡镇。沈从文出生成长于湘西的凤凰县，从小耳濡目染于这里民风纯善却好勇斗狠的苗族文化，辛亥革命后的湘西家乡并未随大流，而是更趋向于一种边疆原始主义。因此，沈从文关于《边城》故事的构想，应是很小时就萌生的，茶峒这个边陲小城，长期被浓厚的苗人文化包围着，形似一座“孤岛”。

他母亲的娘家黄氏一族，实则是土家族，而非苗族。但苗族当时在凤凰一带的影响力实在太太，土家族式微，被同化或混淆实属正常，以至于沈从文15岁去当兵时，还笃定认为母亲是苗族。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小说《边城》里的少女翠翠虽为汉人，但长相、举止、谈吐都饱含苗族人的烙印。譬如小说开头对翠翠的这番描摹：“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我们从《湘西散记》中获知，沈从文在1934年元旦一过，就启程通过水路前往家乡探望病榻上的母亲。当他抵达凤凰县后，便知晓国民政府怀疑他与共产党有染，时时跟踪和监视他。致使他只在凤凰住了短短几天，就返程回北京了。他潜意识里割舍不下家乡情结，同时，他极难忍受家乡的风土原貌被当时气氛紧张的国民政府潜移默化地倾轧着、肢解着……沈从文此行的心理感受很是不爽，反倒激发了他从小流淌在血液里的家乡情怀，他一回到北京，便开始创作小说《边城》，于四月下旬完稿。

茶峒虽有乡团、驻军、小商小贩、乡亲、船总等等，但的确是一处充满乌托邦色彩的闭塞所在。这里不关心外面的世界，边远偏僻之地的人们，质朴厚道，对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既不排斥也不热衷，对由此而来的人间误解与悲剧纠纷并不生疏。自得其乐，性情淳朴，聚居于山乡美丽的自然风光一隅，形同象棋棋盘上的棋子，不温不火。

这里有白河，流向下游与沅

水汇合。白河两岸山村一角，是个原始的码头，有个在此摆渡的老爷爷和他孙女翠翠以及一条黄狗。祖孙居住处的山上有座白塔，当地人藉此保佑平安。翠翠整15岁，她较为复杂的感情已开始萌发，她对于男女之间的接触，对于死，都格外小心翼翼起来。她对船总顺顺的次子“傩送二老”虽有好感，但不会表达也不懂表达，她像那座白塔一样沉默着，害羞着。

顺顺家长子天保大老喜欢翠翠，他想娶翠翠，接替爷爷的渡船营生，并在今后买下白塔附近的两山，建下寨子。爷爷心知傩送二老也喜欢翠翠，就对大老进行一番考验测试，造成误解。大老下险滩遇难后，顺顺一家对于傩送与翠翠的亲事讳莫如深，在原始的禁忌中，他们潜意识里认为是翠翠间接害死了天保。

傩送二老也离开了茶峒，四处去做生意。天保的突然遇难，打破了乡镇固有的人文平衡。船总顺顺在此地有钱有地位，他虽然非常善良，但与摆渡人老爷爷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客观的，无形的阶级分层也随之客观存在着。那座白塔默默目睹着茶峒人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也目睹着老爷爷与顺顺间潜移默化了的阶级对立。《边城》里透过原始自然风光，含蓄地描述着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这也是沈从文对于家乡的潜在隐忧。茶峒的那些乡下人不会说谎，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能世代永远幸福。一场猛烈洪水的突袭之夜，爷爷平静地死在睡梦里，那座白塔被冲毁，倒塌了。少女翠翠无论如何规避现实，摆脱不了爷爷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她不得不孑然面对一切变故……

《边城》无疑是沈从文对于家乡无限美好的留恋，他对时局动荡不安满怀忧患的同时，用翠翠与爷爷的故事定格了家乡纯善的风土人情。他曾说：“《边城》中创造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图片故事

人间七夕

□马亚伟 文/图

节上占了鳌头的女子，是多么荣耀！她的手，该是集了天地精华；她的心，该是出奇得玲珑精巧。这样的女子，是男子们心中永远的织女。

乞巧节的习俗，因地域不同而各异。有的地方女子在七夕这天要洗发，还有的地方要染指甲。乞巧节，精彩纷呈，妙趣横生。人们不再局限于牛郎织女故事里离别的伤感，而是用自己的理解演绎这个浪漫的节日。

汪曾祺说：“民俗，是一首民族的集体抒情诗”。在乞巧节这首抒情诗里，一个民族温婉内敛的气质、美好乐观的愿望、勤勉不辍的习惯、浪漫纯真的情愫都表达了出来。爱情的忠贞不渝，是这首诗的主题。

时光流逝，有些习俗已经消

失。但是那些美好的记忆，仍然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时过境迁，很多事物都在发生着变化，到了今天，七夕已经演绎成中国的“情人节”，仍然是极富浪漫色彩的。

现在的男女，热情开朗。少了“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含蓄，表达爱情更为热烈。新时代的织女，也靠自己的聪慧，撑起了温暖的家，撑起了生活和事业的半边天。

七夕，承载了千年的人文古韵，寄托着人们对世俗幸福的追求和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七夕，是地地道道“有情人”的节日，“有情人”，是情侣，是爱人，还是老伴。七夕，像一棵与你风雨与共的老树，情深意浓，踏实可靠。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开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书海掠影

